

论郑孝胥的哀挽诗作

孙爱霞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郑孝胥是福建近代著名的诗人,一生创作了近千首诗作,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哀挽诗。郑孝胥的哀挽诗主要是追思师友、哀悼亲朋,因蕴涵深沉、真挚的情感而动人心魄,《述哀》诗是其中的代表。在《述哀》诗中,郑孝胥以看似朴拙的语言风格,传达出撕心裂肺般的伤悼之情。

【关键词】郑孝胥 哀挽诗 述哀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2-0100-03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别号海藏、夜起翁,福建闽侯县人。晚清时期,郑孝胥先后入李鸿章、张之洞幕府,表现出杰出的洋务才能。戊戌变法之际,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变法维新。入民国后,郑孝胥隐居在上海。1924年2月,受聘于逊位小朝廷。冯玉祥逼宫后,郑孝胥追随溥仪在天津寓居。在津期间,郑孝胥曾一度撙节溥仪出关。1931年,在津寓居七年后,郑孝胥“护送”溥仪出关。1932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一职。1935年辞去国务总理,以读书、写字、作诗为事。1938年卒于长春寓所。

郑孝胥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既背负汉奸骂名,又是同光体闽派的代表,其诗歌成就很高。他一生所作古近体诗近千首,其中最为动人者,是那些哀挽诗,如《坐怀竹坡侍郎》、《伤寿伯翁仲甫》、《述哀》等等。这些哀挽诗透出诗人的真性情,传达出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近代诗坛享有盛誉。陈衍有“苏戡诗最工于哀挽”的评价。下面以最富盛名的《述哀》篇为例,观其动人心魄之处。

《述哀》七篇伤悼兄侄,情辞深切,痛彻心扉,是郑孝胥诗集中的佳作。兹录于下:

“榕城疫盛行,人鬼争出殁。里中丧族弟,俄复夺一侄。
侄年已及壮,蹉跎未授室。愆期我负尔,兄嫂老弥郁。
于时迫端午,次兄方卧疾。书中道无虑,悲悸常忽忽。
何来鹅车砲,一击碎心骨。父子相继逝,先后才旬日。

我持栗兄书,猝不知所为。自呼神略定,勃然涌千哀。
兄书本细秀,两纸字累累。二丧仗经纪,智虑饶安排。
疾疫甚刀兵,一言伤我怀。江船幸未发,飞书还相催。
行间别无语,速去勿迟迴。我兄但自脱,妇稚徐更裁。

淦子赴弟丧,炳子之日本。我特促之行,所虑良在远。

炳前跪告辞,酸泪为一泓。方当迎而父,但去毋悽断。
为农堪养亲,世变莫挂眼。三年学成就,聚首日靡短。
东人况善我,受託颇缱绻。而父书云云,望汝意不浅。

乞假居持服,悬怀在长兄。张沈来自吴,入门偕吾怪。
匆匆相吊慰,语次心屡惊。初闻兄又卒,无泪眼空瞪。
究穷死所由,号叫肝自崩。陈郎书在手,白日非幽冥。
行年已六十,儿辈盈阶庭。何苦而轻死,自沈为独醒。
因忆神户归,失足落东溟。堕河经再厄,胥种终相迎。
我欲叱阎罗,鬼籍除其名。不然当把臂,地下从先灵。

兄亡非缘疫,其故独何欤?畏疾而冯河,哀哉岂此愚。
寄书且视妹,所言固不虚。书辞靡赘乱,巷陌多绕纡。
河之水悠悠,城东得遗躯。终时作何状,割爱从鼉鱼。
为弟诚无状,不能掺其祛。两兄挈一侄,何许相睢盱。
知死不可让,以次当及余。

死丧虽身威,后死方有事。门中二十口,舍我将谁寄?
致书使亟来,恶瘴犹为厉。汉阳趣赁屋,规以安汝辈。
三棺当暂厝,闲岁待我至。解衣廛苍山,和土将血泪。
筑成名恨塚,偿我无穷意。炳乎汝勿归,父死叔尚在。
东行吾计定,世乱重抱来。

稚辛闻此变,千里来共哭。四支已半摧,一手倚一足。
作书寄孀妹,天地此骨肉。事牵难久留,送汝使我独。
登舟一悽惶,去去意殊酷。楼头卧更起,船尾灯犹绿。
江波闇涨天,风雨欲揭屋。余生付残世,何地同啜粥?”

此组诗作于1901年7月19日,时郑孝胥在张之洞幕府做幕僚。1901年六七月间,郑孝胥连接凶讯,他的侄子、

* 作者简介:孙爱霞(1978-),女,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天津文学。

两位兄长相继去世。以养家为任的郑孝胥痛彻心扉，肺腑之痛发之为言，遂成这组五言古诗。这组诗貌似朴拙，内含情感张力，非有至情不能做此语。

第一首哀悼“发哥”、“荃侄”，此二人系一对父子，亦是郑孝胥至亲。据《郑孝胥日记》载，6月27日“得怪弟寄来栗兄书，荃侄于廿四日暴卒。”^{[1](P800)}7月6日“得怪弟转来栗兄十二日书，发哥于初九日丑时病歿。”^{[1](P801)}不过十天时间，郑孝胥接连痛失两位亲人，心中悲痛自是难以抑制。“榕城疫盛行，人鬼争出殁。里中丧族弟，俄复夺一侄。侄年已及壮，蹉跎未授室”，郑孝胥“荃侄”因肆虐的瘟疫而歿。去世时，“荃侄”刚刚成年，未曾婚娶，亦无后代，属于少亡之人。在郑孝胥看来，“荃侄”的少亡本就是一个悲痛之事，而其少亡亦造成荃侄一脉绝后，更是让人伤痛的事情。“愆期我负尔，兄嫂老弥郁”，荃侄的死使其父母饱尝老年丧子的痛苦，让人痛心之余又感到无比哀伤。虽然荃侄的死与郑孝胥没有任何关系，但郑孝胥却说“愆期我负尔”，他责怪自己没有给“荃侄”张罗婚事，以致其无后。这种看似后悔莫及又于事无补的想法，是人间所有历经死别且心中留有遗憾之人普遍存在的一种想法。“于时迫端午，次兄方卧疾。书中道无虑，悲悸常忽忽。何来鹄车砲，一击碎心骨。父子相继逝，先后才旬日”，此又述“荃侄”之父——郑孝胥“发哥”之亡。临近端午节的时候，郑孝胥还接到发哥给自己的书信，在信中发哥还说自己无有大碍，劝慰诗人不要为自己忧虑、担心。可忽然之间，郑孝胥却接到发哥已亡的凶信，怎不令其感到万分惊诧与痛心？短短时间内，父子双亡，人世变迁何其无凭！郑孝胥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心痛。据《郑孝胥日记》载：“发哥近年性益滞执，余拟移其眷全出居汉阳，今遂不及。天实毒我，劫哉。”^{[1](P801)}郑孝胥原本打算把“发哥”一家接来汉阳定居，可尚未来得及实施，“发哥”父子俱歿，也难怪诗人会有“一击碎心骨”般的悲恸之情了。“父子相继逝，先后才旬日”，结句看似直白近乎口语，但却包蕴着诗人无穷无尽的悲哀，此或吕碧成所言“情到浓时原易淡”哉？

据《郑孝胥日记》，郑孝胥是从其栗兄的书信中得知“发哥”父子相继病逝的消息，而“发哥”父子的后事问题亦全赖栗兄张罗。关于丧事的情况，栗兄在信中作了详细的说明。《述哀》组诗的第二首诗记述诗人接到栗兄书信时的悲恸又复杂的心情。“我持栗兄书，猝不知所为。自呼神略定，勃然涌千哀”，这几句写得非常好，完全符合人在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的心态。“猝不知所为”，猛然间得知亲人亡故的消息，诗人不知所措。“自呼神略定”，这句诗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人受到莫大打击后强制自己镇定的情态，写得极富神韵。神思略定后，“勃然涌千哀”，回神后诗人泪如泉涌，一时间万千哀伤涌上心头。“兄书本细秀，两纸字累累”，栗兄字体本来是细秀的，就是这样细秀的字体，两张纸都写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二丧仗纪经，智虑饶安排”，“发哥”父子的丧事都是栗兄张罗，郑孝胥在悲痛之余感到一丝慰藉。“疾疫甚刀兵，一言伤我怀”，栗兄在信中说瘟疫比刀兵还可怕，这句话令诗人感到伤心之余，也感到懊悔与无奈。因为郑孝胥原本打算让发哥父子搬至汉口居住，但尚未来得及实施，父子二人均被瘟疫所杀，所以“疾疫甚刀兵”一语尤令诗人感

到懊悔、伤心。“江船幸未发，飞书还相催。行间别无语，速去勿迟回。我兄但自脱，妇稚徐更裁”，诗人以质朴的语言，把亲人之间的亲情写得真挚而动人。

郑孝胥荃侄病逝后，浚侄来奔弟丧，即《郑孝胥日记》中所记载的1901年6月29日“浚侄求归，遣之。”^{[1](P800)}而此时栗兄之子，即郑孝胥“炳侄”，正准备赴日留学一事。甲午战争前，郑孝胥曾随李经迈出使日本，结交了一些日本友人。此次他侄子留学日本，亦赖其周旋而成，1901年7月9日“夜送炳侄上大利船，晤濂川、美代、吉田等。”^{[1](P801)}此即诗人在第三首中所说“浚子赴弟丧，炳子之日本”。“我特促之行，所虑良在远。炳前跪告辞，酸泪为一沚”，郑孝胥在关键时刻催促“炳侄”东行，因为他“所虑良在远”，为了他侄子的将来而作长远打算。炳侄辞行之时，“前跪告辞”，诗人一时间“酸泪为之沚”。“方当迎而父，但去毋悽断。为农堪养亲，世变莫挂眼。三年学成就，聚首日靡短。东人况善我，受託颇缱绻。而父书云云，望汝意不浅”，这些话都是郑孝胥对炳侄的临别赠言，无非是勿挂念家里，好好读书之类。在这些平淡的临别言语中，透出诗人对侄子的殷殷期望。诗人虽是娓娓道来，却含无尽情感。

发哥父子亡故后，郑孝胥栗兄也坠河而亡，据《郑孝胥日记》，1901年7月12日“季直、子培、缪小山与桧弟同搭江裕来，惊闻栗哥于十三日坠河，至十五日始寻得于水部门外之新港，骸痛欲死。后事皆小元妹丈及苇杭之子经理，停于地藏寺。以六十之年致此惨殁，家人之罪大矣。余不能留于鄂为之移眷，罪亦有焉。”^{[1](P802)}第三首写接到栗兄亡故消息时的情形。“乞假居持服，悬怀在长兄。张沈来自吴，入门偕吾桧”，这是日记中所记载的郑孝胥桧弟前来的情况。“匆匆相吊慰，语次心屡惊。初闻兄又卒，无泪眼空瞪”，听到栗兄亡故的消息后，诗人“无泪眼空瞪”，形象传达出人在接二连三听到亲人亡故消息时既惊又痛的心情。“究穷死所由，号叫肝自崩”，追问栗兄死因，得知是坠河而死，诗人遂“号叫肝自崩”，心肝欲裂。“陈郎书在手，白日非幽冥。行年已六十，儿辈盈阶庭。何苦而轻死，自沈为独醒。因忆神户归，失足落东溟”。栗兄年已花甲，儿孙绕膝，为何轻易坠河？因忆神户归，因为想念在东瀛留学的儿子而“失足落东溟”。这样的事实令诗人感到愤恨！“堕河经再厄，胥种终相迎。我欲叱阎罗，鬼籍除其名。不然当把臂，地下从先灵。”诗人觉得栗兄之亡没有天理，“我欲叱阎罗，鬼籍除其名”，他真想到地府阎罗殿上，大声斥责阎罗王，令他删掉栗兄的名字，让栗兄重新还阳。古人传说人死后要到地府报到，并有生死簿记录人之寿考。这是诗人痛极到几点的想法。“不然当把臂，地下从先灵”，如果不能令栗兄起死回生，诗人愿意追随其于地下。郑孝胥认为自己没有及时把栗兄家眷移来汉阳，才使栗兄失足坠河。其实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不过诗人痛至深处，才会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才会写出“我欲叱阎罗，鬼籍除其名。不然当把臂，地下从先灵”的诗句。

到第五首诗的时候，诗人痛苦的情感达到极致后，情绪反而舒缓下来。“兄亡非缘疫，其故独何欤？畏疾而冯河，哀哉岂此愚”，郑孝胥的栗兄坠河而亡，不是因为瘟疫，所以郑孝胥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寄书且视妹，所言固不虚。书辞靡

瞽乱,巷陌多绕纡。河之水悠悠,城东得遗躯。终时作何状,割爱从鼃鱼”郑孝胥为了得到更详尽的情况,给他的妹妹去信。他妹妹在来信中交待了发现栗兄亡故的详细过程。“为弟诚无状,不能掺其祛。两兄挈一侄,何许相睢盱。知死不可让,以次当及余”,郑孝胥还是延续上一首“我欲叱阎罗”无理而有情的感情基调。“知死不可让,以次当及余”,死亡这件事情不能退让,按照次序下一个就是诗人自己了。

最后两首诗,诗人逐渐恢复理智,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心理过程。“死丧虽身戚,后死方有事”,往者已矣,不可追摹,诗人自谓“后死”之人,他还是有事情要完成,有责任要承担的。“门中二十口,舍我将谁寄”,除了他之外,二十余口人没有人能够依靠了,郑孝胥认为他必须承担起责任。“致书使亟来,恶瘴犹为厉。汉阳趣赁屋,规以安汝辈”,郑孝胥因为悔恨自己不能及时把他们接出来,才会接二连三发生悲剧,所以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眷属都接到汉阳赁屋居住。“三棺当暂厝,闲岁待我至”,郑孝胥两个兄长、一个侄子的棺椁暂且安置,等到有时间了,他回到老家会办妥此事。“解衣廛苍山,和土将血泪。筑成名恨塚,偿我无穷意”,诗人要好好地安葬死去的兄长、侄儿,以弥补他心中的无限悔意。“炳乎汝勿归,父死叔尚在。东行吾计定,世乱重抱来”,炳侄是栗兄的儿子。郑孝胥告诫留学东洋的炳侄,不要回来,不要悲伤,不要改变计划。诗人还安慰自己的侄子说,虽然父亲去世了,可叔父还在。这首诗就像郑孝胥的家信,平平淡淡中蕴含着深沉而厚重的情感。

“稚辛闻此变,千里来共哭。四支已半摧,一手倚一足。作书寄孀妹,天地此骨肉。事牵难久留,送汝使我独。登舟一悽惶,去去意殊酷。楼头卧更起,船尾灯犹绿。江波闇涨天,

风雨欲揭屋。余生付残世,何地同嚼粥?”这是诗人回归武汉的心情,“作书寄孀妹,天地此骨肉。事牵难久留,送汝使我独”,郑孝胥受打击真的是太大了,“孀妹”在料理完兄长的丧事后,不能忍受痛苦,也抑郁而终^{[2][P120]}。“江波闇涨天,风雨欲揭屋”,诗人回到汉阳,江波声震天,疾风暴雨欲掀翻屋顶。“一切景语皆情语”,郑孝胥所写既是夏季长江到达汛期情景的写照,又是其内心所蕴弥天痛苦的写照。“余生付残世,何地同嚼粥”,痛失两兄、一妹、一侄,再难享受到与家人团聚的快乐了,唯有将自己的余生付与这衰残的世道。

郑孝胥的《述哀》诗没有华丽的词汇,没有过多雕琢的痕迹,只是以一种朴近乎拙的表达方式,以人之情感本能的发展为脉络,把诗人内心真实的情感传达出来。人世间的每个人都会经历生离死别,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郑孝胥的《述哀》诗不仅写出一己之情,更传达出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动人心魄。另外,郑孝胥这组诗虽为悼念亲人而写,却也折射出晚清的社会现实,瘟疫、战乱都是百姓生活的磨难,从这一点而言,这组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于郑孝胥的哀挽诗,王赓《今传是楼诗话》有评论云:“海藏每谓诗之佳者,必其人哀乐过人,此语不啻自道。集中如《小乙》、《述哀》诸篇,固已流传万口矣。弢庵(陈宝琛)题《海藏楼诗》,所谓‘我读述哀作,声泪一时进’者也。”^{[2][P555]}郑孝胥用看似朴拙的技法,传达出一种人类普遍的至情至性之情感,感动了当时的诗坛,成就了其“工于哀挽”的名声。

参考文献:

- [1]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上接第97页)娘”。历史是权力建构出来的,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并且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同时,历史也建构着权力。统治者在历史的认知中划分界限建立同盟,通过关系亲疏、派别确定道德判断的标准,历史也成为权力正当性的一种支撑。而真相如何,却不那么重要。莫言采取多主体多角度的叙述方式也是为更好地展现每个人最真实的欲望、需求和价值判断,而认识角度的多元避免了对历史陷入单一道德标准的评价,提供了更丰富的思想资源。他的叙述更少脸谱化的正统塑造,更生活化,更为多元,也更贴近真实。莫言的立场似乎背离了正统标准,在参赛作品中显得颇为另类,最终未能入选茅盾文学奖也并不意外。但《檀香刑》的气度、格局、力

量在当代绵软的文坛中难有比肩者。

参考文献:

- [1]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 [3]苏力.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对法学的贡献[J].比较法研究,1993(2).
- [4]余杰.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J].社会科学论坛,2004(3).
- [5][法]马丁·莫内斯帝埃.人类死刑大观[M].袁筱一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 [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7][美]唐纳德·布莱克.正义的纯粹社会学[M].徐昕,田璐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